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奉諫議奏制誥尚書都兼提舉萬壽觀事上護駕
內郡國侯景邑王百屬紫魚袋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漢紀四十五

起柔兆閹茂盡柔兆
紀癸凡十一年

孝賢皇帝

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
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
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
灑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自是遊學增盛至三
萬餘生 五月庚寅徙樂安王鴻為渤海王 海水溢
漂沒民居 六月丁巳赦天下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

會曰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閒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今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

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
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
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
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
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
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初平原王翼旣
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翼卒子
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
欲立志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
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東攝萬幾賓
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

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
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
灑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
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
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戊子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
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爲司空
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
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
政 秋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於靜陵 大將軍掾朱
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
經龍戰之會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割

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
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灑古此猶
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
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
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藥也等冀不能用穆暉之孫也
九月戊戌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
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
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
以太牢 冬十月甲午尊帝母偃氏為博園貴人 滕
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為宦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太尉
胡廣承旨奏黜之卒於家

孝桓皇帝上之上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戊午赦天下
三月龍見譙 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 立阜陵王
代兄勃適亭侯便爲阜陵王 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
勳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
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渤海孝王鴻薨無子太后立帝弟蠡五侯悝爲渤海王以
奉鴻祀 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
疑爲潁陽侯蒙爲西平侯冀子胤爲襄邑侯胡廣爲安
樂侯趙戒爲尉亭侯袁湯爲安國侯又封中常侍劉廣
等皆爲列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

漢桓帝

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茲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爲臧罪不用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爲太尉司空袁湯爲司

徒前太尉胡廣爲司空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
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
宗祀帝亦怨之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
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文等遂劫清
河相謝暘曰當立王爲天子以暘爲公暘罵之文刺殺
暘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
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
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渤海王
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
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
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

漢桓帝

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

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
章鉞右秉鈇鑽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
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
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
爲以死相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
匡號泣星行到雒陽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
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赦之匡因詣闕
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
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
冀出吳祐爲河閒相祐自免歸卒於家冀以劉鮪之亂
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种暘爲從事中郎薦藥巴爲議郎

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是歲南單于兜樓儲死伊陵尸
逐就單于車兒立

二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 三月戊辰

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

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夏四月丙子封帝

弟顧爲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馬氏爲孝

崇園貴人 五月癸丑北宮掖廷中德陽殿及左掖門

火車駕移幸南宮 六月改清河爲甘陵立安平孝王

得子經侯理爲甘陵王奉孝德皇祀 秋七月京師大

水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秋八月乙丑有星孛

于天市 京師大水 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
郡國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趙戒免以司徒袁湯爲太
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爲司徒 是歲前卽陵侯相荀淑
卒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
在卽陵泣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緝請壽汪爽
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所居里舊名西豪潁陰
令渤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更命其里曰
高陽里膺性簡元無所交接唯以淑爲師以同郡陳寔
爲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
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出於單微爲郡西門亭長同
郡鍾皓以篤行稱前後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

漢桓帝

爲友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
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
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爲功曹時中
常侍山陽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
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
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
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
綸氏倫謂衆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
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
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
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爲太丘長修德清靜百

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
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
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
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灑解
印綬去吏民追思之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
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
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
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
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
也第於是何太無卓白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
祖父在位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

漢桓帝

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乙丑太后詔歸

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三月車駕

徙幸北宮 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

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

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善爲妖態以蠱惑冀冀

甚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威

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

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

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竒禽馴獸飛走其

間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

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云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